



▲ 20世纪初,同文书院的西北角。



▲ 1910年的同文书院楼。

历史回眸

11月往事之一

库思非的同文书院与南伟烈大学

冯晓晖

概述: 1925年11月20日,同文中学创始人库思非在汉口去世。

库思非(英语:Carl Frederick Kupfer,德语:Karl Friedrich Kupfer,1852年6月8日~1925年11月20日),美以美会德裔年议会来华传教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九江同文中学创始人。

同文中学的历史很曲折,它曾经是九江的骄傲,是江西近现代教育的代表,它是教会中学与私立中学的典范,它培育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物。

同文的历史可以分为教会同文、私立同文和公办同文三个阶段。主事教会同文的校长名就是库思非。库思非是德裔美国人,1852年出生在德国图林根州格赖茨县的卡岑多夫,幼年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长大。

1881年,库思非毕业于招收德裔为主的华莱士学院,与莉迪亚·克里尔结婚。同年,他受美国基督教美以美教会的派遣,来到九江担任九江同文书院的院长。

按照同文校史记载,1881年库思非来到九江后,掌管了埠小学的教学。他在新校址内修建校舍,开辟操场、充实设备,将其升级、改造为小学、中学两级体制学校,并以《中庸》一书中“普天之下,车同轨,书同文”之典,将学校取名为“九江同文书院”。同文之名,由库思非所起,同文中学,由库思非开办。

但笔者有些疑惑,一个只有29岁的传教士,本科毕业后刚到中国就被委以重任,为什么会担任教会在江西省最重要学校的校长?

为此,笔者查询了一些早期的报纸杂志,可惜并未找到埠小学的相关资讯。1898年7月14日,同文书院之名才第一次出现在《申报》上,这是一次教学成果展。由“英国”同文书院翟牧师,请九江道府各级官员,驾临书院,检阅毕业生演习电学、光学、化学及测量等,并举行宴饮,宾主尽欢而散。

1898年的同文书院,已经开设物理、化学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课程,但学校没什么名气,文中提到的翟牧师,显然不会是库思非(Carl Frederick Kupfer)的音译。为此笔者几经周折,找到了基督教的美以美教会在九江的传教史,才厘清这段历史。

1881年,也就是库思非来到九江之前,美国传教士托马斯·卡特开设了一所名为福勒大学(Fowler University)的男子高中,以纪念传教士协会秘书查尔斯·亨利·福勒(1837~1908)。这所学校是中国最早开设英语课的普通学校之一(以此可见同文历史之悠久)。当年年底,卡特牧师因健康问题而被迫离开,新来的库思非接管了学校。

如果这段历史是可信的,则解决了笔者诸多疑惑。库思非并不是学校的创始人,创始人卡特因身体原因不得不离开,才将学校交给了他。且笔者一直不相信,美国传教士会根据《中庸》为学校起名。同文应该是为迎合中国人而起的名字,它的教会名是福勒大学(Fowler University),“University”不是现代意义的大学。据记载,1884年~1885年间福勒大学从九江英租界搬到了南门外的新校址,并将大学(University)改为学院(Institute)。

无论从中方还是美方的记录来看,库思非的确是同文的主要创建人。他在同文书院担任了7年校长,后受命离开九江,前往镇江、南京等地做传教工作,又回到美国进修。1896年,他从雪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从以上校长名单中可以看出,1898年请客吃饭的翟牧师,很可能是时任校长James Jackson(詹姆斯·杰克逊),注意其读音接近“翟”。笔者还查到一段历史,1883年~1886年间,库思非的妻子莉迪亚·克里尔担任了儒励女中学校长。

1901年,为纪念德裔宗教领袖南伟烈(William Nast),同文书院(实为福勒学院,Fowler Institut)更名为南伟烈大学(William Nast College),中文称“同文大学”,库思非博士再次出任该校校长。

1901年,在南伟烈大学的校园里,发生了一件挺稀奇的事件。据校史记载,在校园内修建房屋时,从地下挖掘出数坛唐代开元年间的古铜钱,传教士将这批古钱带去了美国。而这段故事,在当年的报纸上却有另一种说法,《申报》1901年4月的一则新闻中称,工人在书院内做土建时,掘出开元古钱数十贯,却将其藏匿了。笔者觉得工人不可能把古钱全部藏起来,否则不会出现这个新闻报道。

总之,教会拿到一部分古铜钱,并将其运往美国出售,所得款项作为修建同文书院楼(穆思堂)的部分资金。为纪念这件事,当年的同文书院楼挂了一块匾,其上镶嵌了70枚挖掘出来的铜钱。当时这块牌匾留下了一张照片,从中可以看出,牌匾上已脱落了几枚铜钱。

库思非再次担任同文校长后,南伟烈步入了快速发展。学校增设高等课程,开始时有两年大学课程,1905年时已具备完整的大学课程,但并未达到真正意义的大学水准。虽然如此,它仍然是江西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大学。南伟烈不仅在江西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使同文之名远播省内外,其优秀的教学质量和良好的校风吸引了一大批江西和周边省份的优秀青年前来就读。同文历史上名人辈出,正是库思非校长苦心经营所结下的累累硕果。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德裔身份的库思非被指控有同情德国而不忠于美国政府的行为。1918年,教会命令他退休,交出院长之职,在南伟烈大学工作的其他德裔人士亦被迫离开。库思非等人离开后,南伟烈大学开始走下坡路,经费被缩减,高等教育课程逐步减少。到了1920年,大学停办,复改为“三三”制完全中学,但大学之名一直保留到1927年,与同文书院之名混用。1928年,在国民政府收复教育主权的潮流中,同文书院率先成为在江西省立案的学校。同年12月,学校完成改制,英文名“南伟烈大学”被废除,更名为私立同文中学,完全摆脱了教会的控制。

从1881年开办同文书院(福勒大学),到1901年开设南伟烈大学,到1928年转为国学中私校,这所教会学校的历史合计47年。若包括埠小学在内,学校的历史则为61年。

库思非接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开设英语课的学校,亲手创建了江西第一所西式中学、第一所西式大学,他前后担任校长26年,使其成为江西最好的学校,培养出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几乎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同文,献给了九江。

1918年被驱赶后,他于1921年再次返回九江,带来了从美国募捐到的3万元,提出重建南伟烈大学,却遭到拒绝。据报载,同文为库思非开了欢迎会,年已七十的老校长看到学校现状,当场痛哭流涕。他虽被拒绝,仍不舍旧地,表示要在庐山居住,颐养天年。

1925年11月,库思非在汉口一家医院去世,依其遗愿,归葬九江。

宋著名政治家周必大所证实,他于乾道三年(1167)十月来游庐山,在其《庐山后录》记载:“(自皇甫坦庵)行数百步至云溪庵,即莲花洞也。”可见,在宋代,莲花洞就是云溪庵的别名。景定二年(1261),董嗣果来九江任榷茶官,有《赠莲花洞僧》二首,其一曰:“山枯叶落晴纷纷,莲花洞前流水分。流水自送夕阳去,洞上白猿啼白云。”显然,董嗣果所说的莲花洞也是指一所寺庙。

可见,要想知道更早的莲花洞位置,就要先考查云溪寺的位置。云溪寺相传为北宋高僧白云守端禅师(1025~1072)创建,《庐山纪事》称“云溪寺在花山南麓”,又曰:“花山者,蛇冈岭之首也。”经万石红确认,花山即濂溪区蛇冈岭之东首。康熙初年,墨池和尚重兴云溪寺,黄云师《书云溪寺缘册》说:“(云溪寺)迄墨池而顿复旧观也。予栖居夜坐,与疏钟相闻,风日高闲,翩翩杖往,至则面山而寺。”其《过云溪寺》诗又说:“地不鸣牛远,人惟鹭岭闲。”综合《庐山记》《庐山后录》《庐山纪事》及黄云师所述,可知云溪寺位于花山之南麓,距离太平官一公里,距离皇甫坦庵(即清虚观)数百步,距离报恩禅寺一牛鸣地,位置当在今村民所谓“花山洼”附近。

唐代李勃(773~831)面庐山五老峰而居,自号“白鹿先生”,所居为四山间一谷地,类比神仙洞府故称其地为“白鹿洞”。因洞中无洞,南康知府王濬于嘉靖九年(1530)二月二十三日祭山告神时,竟在白鹿洞开山凿出一个洞来。花山洼是四山之间的一片谷地,云溪寺背倚花山,“面山而寺”,正前方正是莲花峰,其得莲花洞之名应与白鹿洞得名相似,并非真有一岩洞。更相似的是,今也在莲花洞景区内的石隙间,用钢筋混凝土塑造成了一个洞,旁书“莲花洞”三大字。

在宋代,庐山白鹿洞与莲花洞齐名,一东一西,一儒一佛,交相辉映。但此后两洞命运则大不相同。白鹿洞经朱熹重建书院,四海闻名,成为中国古代儒家四大书院之首,历元、明、清以至于今,八百年来屡废屡兴。而莲花洞云溪寺早已湮没,仅仅在明代正统年间住过一位高僧智瑛禅师,为其在庐山历史上博得一些名声。智瑛禅师号碧峰,上元县人,嗣法于临济宗海舟永慈禅师(1394~1461)。智瑛禅师初到云溪寺时行头陀行,为诸僧砍柴煮米,不积资财。他年轻时没有读书,不识字,晚年却能出口成章,颇协音韵,故得四方僧人敬重,其行迹与六祖慧能颇相似。智瑛禅师在庐山传法四十余年,是进入明代后庐山的第一位高僧,他与法子静庵智素(1463~1531)及法孙古拙广聪,从山麓云溪寺至山巅霞封寺,再上山巅极幽邃弥陀庵,岩栖壑隐,偃卧斗室,声誉江湖,德范义彰,在教鞭律弛的时代,延续于庐山百余年,他们是明代中期庐山僧人的典范。

今天,人们已将莲花洞山谷深处开辟为莲花洞公园,这里群峰攒聚,树木森森,灵溪绕壑,奇石抚泉,是九江市民休闲散心的绝佳之处。

S拾遗

武宁进士知多少

谢飞鹏

权且把古代科举比作当今高考,盘点一下武宁历史上的进士和他们的事迹。据《武宁县志》《武宁教育志》记载,开科取士以来,武宁考中进士294人,举人235人。仅宋代天圣(1023~1032)至咸淳(1265~1274)的200余年间,武宁共中进士40余人。

武宁第一个进士——巾口张珩

严格地说,张珩是个外来户。他的父亲张宁,字康叔,进士。唐建中年间(780~783)任国子祭酒。为官不畏权势,正直敢言,得罪当朝权臣卢杞而弃官。张宁慕柳浑大名,前去拜访。经过鲁溪紫鹿冈、青牛洞时,他被当地山水美景吸引,定居成为武宁巾口张姓始祖,世称“紫鹿张”。张宁后人繁衍发达,有“无有紫鹿不成张”之说。唐元和间(约813年),张珩考中进士,官至上古太守。他的金榜题名,为武宁的学子开了个好头。

成绩最好的进士——罗溪叶顾言

叶顾言是罗溪乡廉村人,于北宋天圣五年(1027)登王尧臣榜名列第四,为武宁历代科举最好成绩。据说朝廷在宣布名次时,天上五色祥云高照,宋仁宗大喜,诏榜前十名赐绯衣以示庆祝。叶顾言参加过省试经过建昌县(现在永修吴城一带),当地小吏曾刁难他。回乡经过那里时,叶顾言作诗讽刺他:“一举尧阶便赐绯,红缨挑向马前归。怎教吴吏无惭色,轻脱当年一布衣。”相传,叶顾言应考从家里出发时,村头溪水暴涨,他策马强行渡水。叶顾言荣归后,便在那里建了一座桥,叫步云桥,取平步青云之意。

官位最高的进士——石渡郑中立

郑中立,字伯刚,石渡新峰塘下人。北宋元丰五年(1082)进士,初任江州彭泽主簿,后升任江西南路提举,再调京西北路提举,朝奉大夫,知岳州事,最后晋升为太傅。重和元年(1118),郑中立辞官归家,隐居年丰乡二十八都东坑。太傅位列三公,为正品最高。郑中立官至太傅,为武宁历史上品级最高的官员,仅次于辛酉(1121)。相传皇帝派人前来吊唁,命人拿着一只公鸡,飞到哪里便安葬哪里。公鸡先后飞到当地祠堂、庙宇以及学校。原本要拆掉这些地方,可郑中立的后人觉得不妥,最后将他安葬在如今盘溪荷山。

最后一个进士——大洞叶太椿

叶太椿(1867~1923),字宁愚,号鹤巢,大洞罗湾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内阁中书,叙补宗人府主事。宗人府主事级别虽不高,却是明清时期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机构。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紫禁城时,叶太椿跟随慈禧光緒西奔。后授奉政大夫,晋封朝议大夫(从四品)。辛亥革命后,他跟从侍郎刘廷琛避居青岛,以医术自活。清亡后回乡归隐。叶太椿还是一位诗人,《近代江西诗话》收录过他的作品。

进士家族——罗溪叶姓、横路冷姓

我国古代很多家族都秉承“耕读传家”理念,武宁也不例外。南宋光宗至宁宗时期(1190~1224),武宁官宦世家周友直一家八人先后考中进士,被称为“周门八进士”。宋宁宗曾亲书“棠棣”二字赐其宗祠。在宋朝,罗溪樱田李姓先后出了五名进士。清朝中期,石渡地坪陈家的陈世馨、陈之敬、陈寿元先后金榜题名,留下“一门三进士”的佳话。不过,前者仅见县志,在《江西进士名录》找不到记载。宋朝时,罗溪廉村的叶家和横路冷家共有11人考中进士。这些进士大都是杰出的名人,如岳飞参赞军机的叶榘。叶榘,字国材。他性格豪爽,有经世之才。南宋建炎二年(1128),金兵大举南侵,而擄去徽、钦二帝。叶榘深感时局维艰,应当为国效力。恰逢岳飞驻军洪州(今江西南昌一带),他便以进士身份仗策军门,深得岳飞器重。有《沉帚集》传世,死后配祀岳庙。

叶惟华,字仲实,淳祐七年(1247)进士。他初受江宁助教,擢将乐知县。在任躬耕农桑,教民务本。他廉洁自守,清贫至极,离任时仅有一担书卷,贫不能治装,百姓裹粮相送者达数万人。咸淳五年(1269)受宰相推荐,征为朝散大夫,著有《追贤录》。

冷洙,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与兄冷澄、弟冷冲被时人誉为“冷氏三杰”。南宋高宗时,叛将李汝成入侵武宁,岳飞知道冷洙有御变之才,请他与汤沐共同抵御叛军。冷洙殉国后,他的哥哥冷澄、弟弟冷冲率众前驱,奋勇击败。冷澄亦阵亡。

冷文英,字子华,淳祐甲辰(1244)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所著的《史纂》,记叙了自秦以来的“祸乱”终始,阐述了自秦并六国至隋唐五代之史学未有之书。

F 风土

闲话莲花洞

黄澄

庐山莲花洞是莲花峰西麓的一条大山谷,也称莲花谷,比明代诗人杨乔《庐山纪事》记载:“莲花洞者,三峰之墟也。”“三峰”指莲花峰及圭璧峰、锦绣峰。清初毛德琦《庐山志》也说:由莲花洞上山的路有两条,一条道路经鹿池登松光岭,可上小天池谒拜铜金仙;另一条道路可上筋竹岭,入宾阳和尚的瓜园。

此山谷中峰峦叠翠,瀑飞泉流,崖石峻奇,林木幽深,古时多为佛道之居,南宋著名道士皇甫坦的清虚观就在其中。直到明隆庆二年(1568),河南左布政使万衣(1518~1598)卸官后迁居莲花洞,因万衣游宦时曾梦见山神对他他说:“自从君去后,懒上北山云。”故返家后建北山草堂以居。万衣子孙繁衍,形成著名的万家村,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并没有其他大的村庄,乡民也习惯将万家村称作莲花洞。在之后近500年的时间里,万衣后裔人文昌盛,仅进士及第者就有万尧一、万青藜、万兆霖、万和锡、万本端等,其中最著名的是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万青藜,历任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并曾兼署过户部、刑部尚书,去世后朝廷赐谥号“文敏”。

清顺治五年(1648),明大理寺少卿黄云师(1607~1682)举家迁莲花洞报恩寺附近,筑谷口草堂隐居,至今本地村民称其故址为“黄云井”。黄氏后裔也是科甲连连,进士及第者有黄图、黄凤楼及黄为基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光绪三十年(1904)末科进士黄为基,后改名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对中国新闻事业有开辟之功,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

濂溪书院本在九江城南十里濂溪港。乾隆二十年(1755),因嫌其“地居卑湿,荒莽不治”,九江知府董裕迁建于莲花洞万家村上首洞东侧,经一年而始成,建有石华表、圣学门、立诚堂、师道堂、圣德堂、太极庐、周元公祠、爱莲亭、交翠亭、霁月亭、寻乐亭、生意亭及西襟亭等。时任江西巡抚胡宝瑛赞说:“向之荒崖断涧,倏顿题华构,森矗于烟云沓霭之间。”

此处虽然风景堪比白鹿洞,但距九江城有三十里之遥,学生生活极为不便。乾隆二十八年(1763),知府温葆初根据士绅意见,以原产业取租息,租赁近城僧舍办学,书院遂逐渐倾圮,其山则因此得“书院山”之名而流传至今。光绪七年(1881),九江海关法国职员波某于其故址建起一

幢两层法式别墅,人称“波黎公寓”,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强租庐山长冲,其他列强也纷纷仿效,庐山遂成避暑胜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德立主持修成从莲花洞经剪刀峡上牯岭的登山道路“莲牯路”,由于距离九江城最近,莲牯路的热度很快超过原来登山的各条大路。宣统二年(1910),江西政府又修成从九江至莲花洞的“九莲公路”(其终点在今九江市2路公交终点站附近),先通马车,后通汽车。民国三年(1914),九江天主堂法国主教樊斐因受原租借龙门沟懒人庙地出现产权不清的官司,经与浔阳道官员协商,又转租莲花洞狗头山附近山地建教会医院。一时间,洋人商贾、豪门贵胄纷至沓来,莲花洞从此成热闹之地。

既然叫莲花洞,是否真有一岩洞呢?2024年4月10日,万衣后裔万石红带领笔者及黄云师后裔黄珍瑜、黄龙二君子“波黎公寓”西200米处寻得一处岩洞,洞口已被塌下的土石掩盖了大部分。洞侧有一砖砌碑,外裹塑料广告布,正面印的《爱莲说》全文已斑驳脱落,侧面印“莲花洞故址”五字。洞前有一幢红砖瓦房,应为当年三线工程九江仪表厂四分厂所建。万石红说,这就是当地村民口中的莲花洞,他小时候还经常进洞玩耍,但洞很小,少为外人所知。

嘉靖六年(1527)《九江府志》的记载:“莲花洞在城南二十五里庐山之北,门高一丈,上圆下阔。常有风出其内,幽暗莫知,水源不竭,通新桥大河,因莲花峰得名。”观此洞外形,与“门高一丈,上圆下阔”之说颇合。但万石红说,洞内仅可容十余人,若称其“常有风出其内,幽暗莫知,水源不竭”,则有神化之嫌。蔡瀛《庐山小志》也以此濂溪书院故址附近的小洞为莲花洞。嘉靖四十年(1561)成书的《庐山纪事》,一方面认为莲花洞就是三峰之麓的谷地,另一方面又存录《九江府新志》的说法:“莲花洞门高丈许,藤萝交荫,周日常暗,水泉冬夏不竭。”但补充说:“今三峰下无此洞,不知所指。”可见桑乔也不知道有此洞。

但莲花洞的得名果真源于这么个小洞吗?让人不禁生疑。目前可见最早关于莲花洞的记载是北宋熙宁五年(1072)陈舜俞所撰的《庐山记》:“云溪庵,亦名莲花洞……在莲花峰下。由云溪二里,亦至太平观。”这一说法也被南